

著 激愈 洪宗 吴韩

天下奇才

廉臣、怪才，久传不衰的故事。

解缙



I247.53/33

天下奇才

解缙

吴洪激 著
韩宗愈



21541317

大学出版社
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

0
G.R. N. 17/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奇才：解缙/吴洪激，韩宗愈著. —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；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7.8

ISBN 7-307-02471-3

I 天…

Ⅱ ①吴… ②韩…

Ⅲ ①传记—解缙 ②解缙—传记

IV K827.48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

(100 台北金鼎鸿福大厦)

联合出版发行

黄冈市委印刷厂印刷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 插页：4

字数：195千字 印数：1—10200

ISBN 7-307-02471-3/K·206 定价：14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或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承印厂家更换



解
縉

小
凤



目 录

001	◇	嫉恶如仇
019	◇	出口成章
031	◇	三改对联
053	◇	脱颖而出
075	◇	员外择婿
100	◇	洪都候榜
115	◇	嬉闹新房
126	◇	殿试夺魁
137	◇	宫廷圆梦
144	◇	戏谑宦官

157	◇	太平十策
180	◇	弹劾奸佞
189	◇	藉机巧谏
195	◇	立储之忧
218	◇	择联骂奸
233	◇	巧免灾粮
249	◇	靖难之变
264	◇	阁僚之斗
285	◇	囚禁天牢
299	◇	雪埋忠骨



嫉恶如仇

明代，洪武七年（公元 1374 年）。

江西吉水县城，风景秀丽，市井繁华，一幢幢茶肆、酒楼，鳞次栉比，飞阁流丹。南溪，灿若玉带，绕着古城缓缓流过，注入碧波荡漾的赣江，静静地东去。沿着大街上古老的青石板路向西走去，直到街的尽头，有一座偌大的园林，万绿

2 天下奇才——解缙

丛中点缀着碧瓦粉墙，煞是好看。那斗檐飞拱的门楼两旁，镶嵌着光滑如镜的大理石门柱，上面镌刻着一副颜体字对联。联曰：

诗书传百世；

礼乐治千秋。

这就是吉水县有名的曹家花园。主人曹员外，名叫曹继春，四十开外年纪，捐了个监生，继承祖业，守护这座花园。他除了收租管课外，还在大街的中心开了一家广福台糖的南货店。他图清闲快活，把店务交给曹保总管。这曹保是他亲房的侄儿，长得五大三粗，獐头鼠目，穿起长袍子来，和冬瓜一样圆滚滚的。其实，此人精明狡猾，攻于心计，每一经营事项都办得有条有理，进项颇丰，深得曹员外信任。曹员外也是个江湖义气人，虽然肚子里文墨不多，但风度潇洒。喜欢结交三朋四友，远近的官吏名儒、豪绅富贾都有来往；风水、地理先生和僧侣道士也是他家的常客。由于他为人直爽，又不吝惜钱财，遇有遭天灾人祸而啼饥号寒之人，皆慷慨解囊相助，因此，人送外号“小宋江”。据说，他的祖先曾官至宰相，告老后荣归故里，皇上赐以金帛华堂，便建起了这座秀丽幽静的曹家花园，娱度晚年。到曹员外这一辈，虽未能入仕，却继承了一份家业，也算富甲一方。吉水县流传的“隔河两宰相”民谚，他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曹员外朱漆大门对面不到百十步远的地方，有一

栋青砖瓦房，一蓬“爬壁虎”爬上院墙，从门楣上垂下，一蓬蓬青藤如同在灰青色的墙上镶了一块块浓密花纹的绿毡；虽不如曹家花园那么堂皇气派，也干干净净，显得那么朴实、整洁。两扇院门上，左扇写了一个“解”字，右扇写了一个“宅”字，字仿宋体，写得极为娟秀。初看上去，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六岁小孩子写的。

这就是解缙的家，这院门上的字就是这位当地称之为神童的手笔。

解缙的父亲叫解开，是一位尊礼重教的儒生；自幼饱读诗书，文才满腹。但他为人忠厚，与世无争，因而无意仕途，以教塾蒙童为生计，长年在外设馆。除了四时八节，抽暇回家看看，平常都把时光消磨在学生们“子曰学而”的朗朗诵书声中。解缙的母亲陈氏，亦出自书香门第，能诗善赋，是一个十分贤良的女人。除了料理家务外，就是照看儿女。邻里有些纠纷琐事，她也乐于从中帮助调解。由于她正派公道，不管大事小事，经她调解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所以街坊邻里，都亲热的喊她“解大嫂”。

解缙小时，长得清秀苗条，天真活泼，伶俐可爱。由于玲珑逗人，左邻右舍姑姑嫂嫂都抢着抱他嬉戏，小孩子也都喜欢跟他玩耍。虽然只有六岁，就已成了这一带小孩的头头。连曹员外的金枝玉叶、掌上明珠曹小凤，也把解缙当作亲热的玩伴；家里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都偷偷地拿来，塞给解缙，呼他为解哥。解缙的母亲陈氏也常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儿子年幼懂事；一有空闲，她

就教解缙读书识字，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家诗》之类启蒙书籍。解缙聪明好学，过目不忘，小小年纪，就能吟诗作对，出口成章。

一天，解缙同曹小凤等小伙伴到街上去玩，路过一个测字摊，这是一个名叫杨道人的算命先生摆的。他看见杨道人小解去了，便悄悄地上前，把测字筒里的字片倒出，揣进怀里，又把曹小凤等一伙带进街巷，拿出字片，一个个地教伙伴们认字。

这时，一个小贩模样的失主，满头大汗的来找杨道人测字，说他钱包掉了，要杨道人为他测一测，失落在什么地方？杨道人装模作样地摇着鹅毛小扇，晃着尖削的脑袋说：“好，包你一测就灵！”说罢，朝桌上的字筒一努嘴：“喏——你摸三个字出来。”

小贩点点头，连忙伸手到字筒里去摸，摸了半天，也没摸出一个字来。便诧异地问杨道人：“字呢？”

杨道人端起字筒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也脱口叫道：“字呢！”他马上想到，刚才去小解时看到解缙带一群孩子从这里过去，莫非是他把字片偷去了？杨道人兀自的想到，等了大半天，好不容易来了一笔生意，不能把它丢掉。连忙和悦地对小贩说：“唔，字被人借去了，请稍等一下，我去把字取回来。”他不说“找”而说“取”，是想遮掩一下颜面。

杨道人从东街寻到西街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果然看见解缙领了一群孩子围在一起认字。解缙刚拿起一个“道”字说：“道，就是道理的道，也是道士的道……”一

句话没说完，顿感一阵钻心的疼痛，耳朵被人狠狠的揪着。他忍痛扭头一看，“啪！啪！”又是两巴掌打在脸上。圆圆两颊，顿时泛起一双五指红印。

杨道人凶神恶煞地指着他手中的“道”字骂道：“小杂种！这是先生吃饭的家伙，你也偷来玩。”解缙丢下字片，愕然地瞪着眼望着这个道貌岸然的煞神。

小孩们见闯下了祸，吓得纷纷丢下字片，像麻雀一样一轰而逃。

杨道人收拾着字片，匆忙离去。解缙望着他的背影，抬手摸着发烫的脸，心里暗暗嘀咕：“你装什么呀！完全是骗人的把戏，总有一天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这天下午，解缙又和小凤等小伙伴聚在一起，在曹家花园后面玩捉迷藏。他用一块手帕蒙住小凤的眼睛，其他的伙伴们都各自找地方躲起来，要小凤一个个地搜寻出来，才算胜利。园角有座土地公庙，仅能藏一个人。解缙想，越是公开的地方越容易被别人疏忽，便一弯腰钻了进去。谁知地方窄小，不能转身，不慎把神龛撞倒，一个红纸包滚落地上。曹小凤眼尖，一下子就把他拉了出来。解缙无心再躲藏了，便拾起红纸包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个糖做的小娃娃。他伸舌头一舔，甜津津的，不由轻声嚷道：“噫？怪哉！谁把糖娃娃放在这神龛上？”其他的小伙伴听说有糖娃娃，都一个个从躲藏的地方钻出聚到土地庙来。

曹小凤回忆说：“吃午饭时，我见杨道人到我家来了一趟，说要作什么法，收什么妖，最后从这后园门出去

了。”

“莫非是杨道人放的？”提起杨道人，解缙满腔怒火，他气愤地说：“一定是他这个害人精搞的鬼！”说罢，他把手一招：“来！我们把这糖娃娃分了吃掉。”

大家笑眯了眼，一人分得一份糖娃娃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解缙突发奇想，他要弄一点东西重新包好放在原处，做到不露痕迹。可是土地庙内除了神龛，什么也没有。正当他举目搜寻时，突然发现庙门前的草丛中有堆狗屎，不禁心中一跳，连忙走过去折了一根树枝，挑起一堆狗粪，用红纸照样包好，然后扶起倒在地上的神龛，小心地放在上面。

小凤等小伙伴不明其意，都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似乎在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将狗粪供奉土地神？……”

“去看热闹！”

解缙小手一挥，小凤等伙伴也来不及细想解缙放在土地庙里神龛上的那包狗屎，就一窝蜂地拥了出来。

曹家大院门前，摆了一张几案，几案上的烛台高烧着一对红烛，香炉里插着三炷神香，香烟袅袅，四散飘荡。杨道人身披红色道袍，持着一柄晶亮的宝剑，手舞足蹈，口中念念有辞。因传说近日夜间曾多次发现鬼影，杨道人是专门来斗法捉鬼的。小凤等钻进人群，好奇地观看。突然，杨道人瞪着一双暴眼，龇牙咧嘴地大喝一声：“吾神来也！”随即猛挥宝剑，边走边跑，直向曹家后园奔去。围观的群众，顿时吓得慌忙让路，小孩俱吓

得瞪着恐惧的眼睛，躲进大人的怀抱。曹员外不断地磕头焚香，暗暗许愿说：“祈大仙显灵，扫尽鬼妖，保一方平安。弟子感恩戴德，一定重塑金身，四季供奉。”随之，跟在杨道人身后，也急往后园奔去。

杨道人一阵旋风般来到曹家后园，高举宝剑围着土地庙转了三圈，忽然，“咻！”的一声，弯腰探身庙内，猛一剑朝神龛上刺去。剑尖不偏不斜正好刺在那个红纸包上。接着，举了起来在众人面前晃了晃，这才咿咿呀呀地大叫：“妖孽，妖孽！今日难逃吾神法网！”立即取下纸包，撕掉红纸，猛一张嘴，塞入口中。不知是杨道人察觉有异，还是狗屎的臭气难闻，顿时白眼一翻，叫道：“吾神要吐，吾神要吐！”“要兔？大仙要兔，快去买只兔来！”曹员外听走了耳，连忙吩咐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”杨道人嘴含狗屎，吐字不清，“吾神要呕！”

“要藕？”曹员外糊涂了，这大仙也怪，一下要兔，一下又要藕。于是又连忙吩咐：“大仙要藕，快去买藕来！”

曹员外一言未了，杨道人再也憋不住了。“哇”的一声！把嘴里含的狗屎，一口吐了出来，散发出一股臭味，令围观的人也觉得恶心。杨道人越想越恶心，禁不住翻肠倒肚，哇啦啦地一股脑儿吐了个肚瘪腹空。吐完之后，他疲倦地往地上一坐，长长地哼了一声，便闭上眼睛。

“神仙脱体了，神仙脱体了！”曹员外嘘了一口气，忙命家人扶起杨道人送进屋内休息。杨道人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快！快端点水来漱口。”

后来，杨道人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他暗塞的糖娃娃被换，吃的是狗屎，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内吞，也不敢去追查，屎不臭挑起来臭。不过，他猜想得到，这一定又是解缙搞的鬼。他心里真恨死了这个不满六岁的解缙。只有到处散布：“解缙哪是什么神童，是个害精耶！”从此，“害精”的绰号也就叫出了名。

二

离解缙家不远处，有一家小茶馆，老板是个中年女人，很会做生意。她延请了一位会说鼓书、会讲故事的民间艺人，一拉开店门，那鼓声就咚咚喀咚地响起来，今天讲《三国》，明天讲《水浒》，不少人都喜欢到这里来边喝茶，边听故事，茶馆生意十分兴隆。

解缙是个有名的故事迷，有时一听一整天，连饭都不想吃。有次，他听艺人讲《水浒》，讲到西门庆横行一方时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恨不得揍几拳。他联想到曹家大院的大管家曹保，觉得此人很像西门庆，整天摆着一副大管家的架子，穿绸摆缎，玩犬玩鸟。尤其是见了女人便嘻笑颜开，垂涎三尺；见了穷人就横眉瞪眼，吆三喝四，真不是个东西。长大了也把他编到故事里去，讲给人家听，让他留个世代骂名。晚上，解缙听完故事回来，把自己的联想说给母亲听，谁知母亲顿时听得脸色苍白，忙用手捂住他的嘴，教训道：

“墙有缝，壁有耳，怎么你随便说！人家曹管家是什么人？他在这街上跺一跺脚，地下都要颤三颤；随便说

会惹祸呀！下次再不许胡言乱语了。再说，你父亲不在家，我们家里有困难，还要找他借钱哩！时间不早了，快去睡吧！”

睡？解缙怎么睡得着呢？那曹保比西门庆还不如，连说都不能说了，一说到他，就遭母亲的训斥，说不定哪一天，让你知道我“害精”的厉害！解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老半天，才慢慢迷迷糊糊地睡去。正在他睡得香甜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哭闹把他惊醒，他用小手揉了揉朦胧的睡眼，睁开一看，一盏昏黄的油灯下，母亲正搂抱着不到两岁的妹妹解秀，“儿呀！乖呀！”地拍哄着。解秀仍然是高一声低一声地哭闹着，好像生了重病，很痛苦，怎么哄也哄不住。解缙欠了欠身子坐起来，母亲朝他一望，那愁闷的脸上立即罩上一层乌云，吼道：

“你赤膊坐起来干什么？生病了又给我找麻烦！”

解缙挨了一顿训斥，连忙一声不响地钻进被窝。他不知什么时候又甜甜地睡着了。清早起来时，他看到妹妹解秀不哭了，安安稳稳睡着了，想想妹妹应没有什么大病，便不以为意，连忙帮着母亲挑水扫地，洗锅洗碗。

“我到曹家去借点钱，给你妹妹买点药，你在家好好地照顾妹妹，她昨夜发高烧刚才才退，不要被冷风吹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解缙口里答应，心里却在说：去找曹保借钱，要是我，宁愿烧死，也不去求他；不过想是这么想，母亲一走，他还是守护在妹妹床前，寸步不离。

不一会儿，解秀醒了，吵着要起床玩耍。解缙连忙

找来衣服鞋袜，帮妹妹穿戴整齐。恰在这时，小凤和一个叫羊伢的小伙伴兴致勃勃地跑了来。小凤急呼呼地说：

“解哥，快！茶馆里又在说故事了！”

解缙问：“什么故事？”

羊伢抢着说：

“说皇帝朱年昌戏写春联。”

“什么？朱年昌？是朱元璋吧！”

小凤点点头：

“对对！羊伢说错了，是朱元璋。”

解缙又问：“怎么戏写法？”

小凤说：

“还没开始说，我怎么晓得？你去听一听，不就知道了。”

解缙觉得自己问得唐突，小凤答得有理，便轻轻地点了点头。他看过父亲留在家里的一些书，有一本是写朱元璋的。他曾问过父亲，所以记得朱元璋这个名字。他早想知道朱元璋的故事，可惜那书父亲带走了，没法看。现在茶馆里说朱元璋的故事，正是雪里送炭，何不去听一听，也省了去读那么厚的一本书。他心里正痒痒的，可是一看到妹妹，他发愁了。把妹妹抱去一块儿听故事吧！又怕路上被冷风吹了；把妹妹留在家里吧！又没有人照顾她。怎么办？解缙左右为难，踌躇不定。

小凤见解缙不言，急了说：

“你怔着干什么？要去就快点！”

羊伢也催促：